

* [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21世纪的开首十年,可谓万象更新,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一个伟大的中国开始崛起在东方。就文学领域而言,虽然体制文学似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市场文学却几乎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市场文学的代表当然是类型文学,不仅旧类型焕发生机,而且新类型纷纷登场。我们可以排出这样一个时间表:2004年,“大陆新武侠”概念诞生;2005年,“玄幻小说年”;2006年,“盗墓年”;2007年,“穿越四大奇书”;此后,“后宫”、“职场”等等纷纷纷纭,你方唱罢我登场。十年类型文学,市场极其热闹,但学界对此总体上却缺乏敏感甚至可以说有些迟钝,那么,到今天,类型文学最繁荣的时光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也应该对此做出反思了吧。本期苏晓芳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阶段性成果,就是研究十年市场文

学中最热闹、最新锐的三种类型,从历史、成因、特征、反思诸方面,试图做一个相对较全面的观照。虽然文章的着眼点是玄幻、穿越、盗墓,但三种类型却又不约而同地和武侠发生着联系。无独有偶,这样一种文类综合的倾向,也和观念综合一样,一直是侠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本期我们还特别约请了一位作家,一位才女,辛晓娟,这个名字大家也许不够熟悉,但说到她的笔名,就是近年的热点了,这就是正求学于北大的步非烟,她以武侠、奇幻作家的身份来观察侠文学的观念史,自然别有另一种作家思维方式,她提出了一个游侠诗研究中全新的观点,阮籍进入她的视野,和曹植一起,成为李白之集大成的两大基础。在本期栏目中,类型的综合,观念的综合,会给中国侠文化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这就需要直接阅读我们的文章了。

试论三种网络小说新类型

苏晓芳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玄幻、穿越和盗墓等网络小说新类型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时空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既是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观念革新,也与传统神魔小说有着思维“原型”上的关联,还体现了写手们摆脱现实束缚的渴望。这种写作刺激着新世纪文学想象力的再生与发展。同时,这种想象背后所潜藏的对于现实的映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等也是引人深思的,但背对现实是这些类型化小说亟待突破的瓶颈。

关键词:网络文学;类型小说;时空想象;新世纪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6-0035-06

在网络文学悄然走过了十年历程的今天,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发展格局中的一极。传统文学界对网络文学从拒斥、无视逐渐走向了关注与认可。网络文学成为网络文学研究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共同话题。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小说新类型,且备受读者的追捧,其影响逐渐从网上蔓延到网下,不少作品被出版社看

中,变成纸质出版物进入图书市场后,也迅速以畅销书的身份雄踞图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玄幻·穿越·盗墓:驰骋想象的网络小说新类型

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属于不同的小说类型,

* 收稿日期:2010-05-08

作者简介:苏晓芳(1971-),女,湖南桃江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写作与新世纪传统文学创作的关系研究”(09YJC751086),项目负责人:苏晓芳。

其共同之处都是以想象力作为最重要的创作资源。

很多研究者认为玄幻小说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易。叶永烈说：玄幻小说一词“出自中国香港。我所见到的最早的玄幻小说，是1988年香港‘聚贤馆’出版的黄易的《月魔》。当时，聚贤馆也准备出版我的作品，出版商赵善琪先生送给我一本香港作家黄易的小说。赵善琪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一个集大量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的崭新品种宣告诞生了，这个小说品种我们称之为‘玄幻’小说。”^[1]韩云波也认为是黄易开创了玄幻小说的先河：“黄易借鉴了科幻小说和魔幻小说，自觉地把‘幻’作为武侠文体的一条创新之路，向远古追寻是魔幻，向未来拓展是科幻，科幻加魔幻则是玄幻。”^[2]玄幻小说在网络写作中蔚为大观，成为重要而流行的网络小说类型是在2004年，玄雨《小兵传奇》当年在Google十大中文搜索关键词中名列第三，在百度搜索关键词上排名第十，而且是唯一与文学有关的人选词语。紧接着的2005年更有“玄幻小说年”之称^[3]。玄幻小说是最能体现网络文学游戏精神的小说类型，也最能直接与网络游戏发生互动。一方面，对不少写手而言，是网络游戏带给他们写作玄幻小说的冲动，并将网络游戏的规则与范式移植到玄幻小说中来；另一方面，许多深受网友喜爱的玄幻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网络游戏，吸引了更多的玩家。玄幻小说本身就是网络游戏的文学表达，其中所包含的想象方式与想象空间就是游戏的方式与空间。

玄幻之后，迅速崛起的是穿越小说。黄易的《寻秦记》讲述了一个名叫项少龙的香港现代警察乘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战国末期辅佐秦王嬴政登基的故事，于1996年10月初版，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被视为穿越小说的鼻祖。穿越小说走红网络是在2006年，金子《梦回大清》激起了广大读者与写手对穿越小说极大的热情。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女子因为一场意外，穿越时空来到几百年前的康熙王朝，阴差阳错进入皇宫，展开旷世奇恋。2007年，穿越小说发展到顶峰，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木槿花四月锦绣》、《鸾：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迷途》、《末世朱颜》被腾讯读书、晋江原创网、红袖添香等五大网站100万读者评为“穿越四大奇书”，并由作家出版社以12%的版税、各10万册的首印量签约出版，此举引起出版界一片哗然，这一年赢得了“穿越年”的称号。根据一家较有影响的TXT阅读论坛的穿越小说读者调查，一星期后收到有效问卷180份。结果显示，穿越小说读者的男女比例为2：43，其中90%是大学生和白领，他们

几乎每天上网^[4]。网络穿越小说是深受女性读者欢迎的类型小说，大多有一个言情内核，主人公清一色是现代年轻女性，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穿越来到大多是古代的另一时空，或是古中国，或是古埃及，甚至某个臆想出来的朝代。她们机缘巧合进入后宫或豪门为后为妃为奴，而与众多异性之间错综复杂的恋情往往是这段古今对话的奇异人生的核心。穿越小说的想象如同女性的白日梦，用奇思妙想来表达现代女性对庸常人生的抗拒。

盗墓小说的兴起几乎与穿越小说同时，2006年，天下霸唱《鬼吹灯》风靡网络，在百度“年度搜索风云榜”上，位列2006年十大网络小说之首，破网成书后，发行近百万册。《鬼吹灯》系列共8部计200万字，描述了三位“摸金校尉”（盗墓者）一系列的诡异离奇故事，他们利用风水秘术，寻找那些失落于大山大川之中的宝藏。南派三叔《盗墓笔记》讲述一位长沙土夫子（盗墓贼）的后人在先人笔记中发现了一些秘密，然后纠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此外，通吃小墨墨《活祭》、飞天《盗墓之王》、百步《天眼》等也都是点击率颇高的盗墓小说。盗墓小说作者常常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为探险小说，因为主人公每走入一座墓葬就是踏上了一次吉凶莫测的探险之旅，而墓葬中的地下世界则是与现实社会完全不同的鬼域世界，有各种神秘、离奇的物件，僵尸、鬼怪、神器、闻所未闻的珍禽异兽与奇花异草。这些都来源于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天下霸唱说：“原因很简单，一是新奇，读者没有接触过；二是悬念，读者猜不到情节。如果小说都像国产电视剧就很没意思了，大家一看开头就能猜到结局，无法提起读者的兴趣。如果作品缺少了想象力，就难以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也就难说是好作品了。”^[5]这可谓是盗墓小说创作的真谛。

二、时空：观念的革命

这三种网络类型小说均以想象力取胜，大多在一个转换或臆造的时空中展开，这样就得以尽可能地摆脱现实场景的束缚。这三种类型的时空想象各有自己的基础、方式与规则，与现代科技观念的革新、传统文学资源、西方文学的触发以及现实生活的精神需求等有着内在的关联。

首先，网络新类型小说中的时空想象与现代时空观念的发展有关，关于平行宇宙理论的提出与争论是它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平行宇宙，也叫平行世界或多重宇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名年轻的博士研究生休·埃维雷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在

1954年提出的一个大胆设想：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宇宙，而这些宇宙是宇宙的可能状态的一种反应，这些宇宙的基本物理常数可能和我们所认知的宇宙相同，也可能不同。至今，这个理论仍然作为一种尚未被证实的理论而困扰着科学界，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可以利用这个理论证明平行宇宙的存在，人类就可以实现时间旅行，可以实现三维、四维甚至多维空间的旅行。尽管科学界至今仍未能对这一理论进行论证，但文学的想象早已摆脱了现实技术的羁绊，在文学的世界中，跨时空的旅行被写手们轻松实践。

其次，这种想象还有传统文学的基础。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对外部世界的想象。远古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等都流露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改变自然的渴望。六朝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世外仙境的描绘，如《幽明录》所记载刘晨、阮肇入山遇仙的经历，《述异记》“烂柯”的故事，《博物志》“浮槎”的传说等，这些都可视为当今网络类型小说想象力勃发的传统资源^[6]。事实上，这三类小说不仅在时空想象上有传统文学的基础，其小说题材更有传统文学的深厚底蕴与传承，玄幻小说中包含着中国古典志怪和神魔小说的质素，而穿越小说中的言情主题自然承袭着古典言情小说的深厚传统，就连盗墓小说也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利用民间道教的信仰，编造出来的变形的掘墓故事”^[7]。

再次，西方奇幻、悬念小说的大量译介也是触发网络小说想象力的因素之一。托尔金的《魔戒》系列虽然早在1960年代就已诞生，却是21世纪初伴随着同名电影的引进传播到中国的。此外，广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奇幻题材还有《哈利·波特》、《龙枪编年史》、《克莱恩魔法传》、《刺客任务》等，日本的《银河英雄传》等奇幻小说的译介也是如此。《小兵传奇》的作者玄雨就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了《银河英雄传》的影响，并将其奉为自己灵感的源泉^[8]。

最后，网络类型小说中超凡的想象力还与人们摆脱现实生活束缚的强烈渴望有关。想象不仅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表达自己的重要方式，弥补现实生活的不足，承担着重要的心理代偿功能。于是，现实生活中的壮志未酬者，能够在虚拟的时空中成就一番伟业，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失意者，能够跨越时空去收获一段浪漫美满的爱情；现实生活单调乏味者，能够在臆造的时空中去遭遇一串串的惊险与意外。现实生活有限，而想象的世界无限；现实世界越苍白，想象的时空越多姿多彩。

在网络小说新类型中，时空转换的方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第一，从转换的路径上看，一般是从当下叙事时空转换到异时空中去，大多数的穿越小说、玄幻小说以及盗墓小说都采用这种转换路径；另一部分作品的转换是在当下叙事时空遭遇异时空的不速之客，不少传统创作使用了这样的方式，像李碧华《秦俑》、《胭脂扣》就是遵循这样的时空转换路径的；当然，还有一些是任意来去于不同时空的，盗墓小说大多如此，有个别穿越小说也采用了这样的套路，如《拐个皇帝回现代改造》。第二，从转换时人物的状态看，有在意识清醒状态下的穿越，这种情况在玄幻与盗墓小说中更常见一些；而在穿越小说中最常见的桥段是主人公在无意识状态中完成穿越。至于转换的方式，有时是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溺水、掉下悬崖、重病导致的昏迷；有时是观看一块灵异的玉佩或一幅来历不凡的古画。待主人公苏醒过来时，就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异时异地了。

时空转换中的时空也分为两种：一是真实存在过的时空；一是完全虚构的时空，即所谓架空历史^[9]。二者在小说叙事中各有自己的特点与规则。一般说来，时空转换中如果涉及转换到古代去的叙事，大都遵循不得改变历史的原则，这是为了避免陷入所谓的“外祖母悖论”，即假设你回到过去，见到了幼年的外祖母并且杀死了她，你就不会存在，那么你怎么回到过去并杀死自己的外祖母呢？因此我们看到大量的穿越小说中会有这样的描述：洞悉历史的女主人公到了古代，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历史人物”陷入悲剧之中而不能说破真相，出手相救。如所谓“清穿”（即现代人穿越到清朝）中被反复书写的“二废太子”、“九王夺嫡”等历史事件，往往就发生在对历史了然于心的女主人公面前，即便她正与其中的某一位皇子在谈着一场惊天动地、刻骨铭心的恋爱，她也必须恪守不能改变历史的原则，不能拯救自己的心上人。虽然大的历史进程不能打破，小的突破还是允许的。比如，在穿越小说中，常常会有现代人将某些在现代才可能存在的知识、技术或技艺带到古代去。如《绾青丝》中的卡门，到了古代后，凭着一系列的现代新鲜玩意儿征服了身边所有的人。她的卡通绒毛玩具、旗袍、吉他、火锅，还有她的现代管理理念，为她带来了事业的成功。《木槿花西月锦绣》中的女主角运用现代的知识，建立起富甲一方的事业。

无论玄幻还是盗墓、穿越，都有可能让笔下人物转换到另一个完全臆想出来的时空中去，甚至所

有的故事完全在一个臆想的时空中展开,如《飘渺之旅》中的主人公李强,因一个偶然的机,被一个异人传送到离地球数亿光年之外的拉德星球,开始了他不平凡的“飘渺之旅”;《江山美人志》的故事发生在虚拟中的拉亚大陆东部的堂河帝国,《搜神记》和《蛮荒记》都发生在大荒时期;在盗墓小说中,这个架空的世界通常就是所谓亡灵的世界;而在穿越小说中则以一个历史上根本不曾出现过的朝代的面目出现。这样的时空完全摆脱了历史与现实的束缚,奇幻、荒诞、诡谲,甚至不受现实科学逻辑的约束,《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提出了“第二世界”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幻想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具有超能力的人物、虚构的生物,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与运作规律仍带有现实世界的影子,善与恶、情与理、保守与进步仍旧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二元对立关系,对金钱、权力、美色的追求仍旧是这个世界难以摆脱的原欲。

三、想象:现实的重构

想象力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表现,文学本身就是想象的产物。在现代传统创作数量急剧膨胀的当下,人们却惊奇地发现,在传统方式的创作领域,想象的因素弱化和淡化了。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失去了想象力”就成为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市场化时代,而文学想象力萎缩或丧失了,面对文学想象力的危机,不仅要找出病根,更要有针对性地开出药方。有人认为,当代文学想象力萎缩的病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代小说叙事仍停留在模拟现实的阶段,而在写作技法上则耽于学习西方;其次,当代小说的题材狭窄,多滞留于写实的层面,未能处理好写实与想象的关系问题;第三,当代作家缺乏理论自觉意识、反思意识和问题意识。”^[10]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想象力萎缩的原因与大规模的“复制”和互文“拼贴”这一工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有关^[11]。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人提出,要“从民间中寻找想象的动力和资源”^[12];还有人指出:“要使创作成功地穿越客观现实的真实幕墙,进入人物潜在的精神空间,作家就必须摆脱日常生活秩序的制约,重构一种人性深处的生存状态,一种更为潜在、也更为丰茂的生命情态。”^[13]

与传统文学创作想象力匮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络文学中的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想象力的极度张扬。靠想象写作还是靠经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网络作家和传统作家写作姿态的分野

了,但这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从历史观念看,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与传统文学创作是有关联的,都体现出从必然的历史走向偶然的历史的观念流变。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历史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的范畴,即偶然、必然和逻辑。但主流的历史观念却只偏重于“必然与逻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变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发生的、确定不移的走向。必然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的地位,规定着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这种必然的历史观念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就是努力建构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将原本处于杂乱无序的历史事件通过叙述整合到历史叙事的逻辑链条上来,删繁就简,将无助于说明历史因果关系的枝枝蔓蔓都忽略掉。如“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就是严格遵循这种历史观念创作出来的。虽然偶然性和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但偶然性的后面常常隐藏着必然性,科学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复杂的偶然现象来揭露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即必然性。

近年传统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不少新历史小说,体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念,其中之一就是以历史的偶然替代了历史的必然,更多地以一些偶发事件甚至无法解释的意外来导向历史的结局,其结果或是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得到了重构,或是历史事件发展的逻辑链条干脆被切断,历史回归到杂乱无序的原生状态。新历史小说中个人化历史的叙事由此展开。网络新类型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大多采用这样一种历史视角,许多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被写手们重新书写,让更多的偶然在历史的演进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偶然如同潜藏于历史之中的上帝之手,拨弄着历史中人的命运,使历史看起来更诡谲斑斓、摇曳生姿。

另一个鲜明的现实烙印是商品观念。今天,市场化、商品化等观念早已逾越了经济的范畴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影随形地进入文化乃至无意识层面。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这样的印记。盗墓小说的主人公一次次冒着不可预知的危险进入墓葬,除了对未知世界不可遏制的好奇心,无不与求财之心有关,盗取地宫中深藏的稀世珍宝是他们以身犯险的最大驱动力。不管是《鬼吹灯》中的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 杨,还是《盗墓笔记》中的吴邪、吴三省等都是觊觎古墓中文物的盗墓贼,他们面对地宫中的宝物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为它估一个价,面对文物,他们最直接

的反应是文物的经济价值而非文化或艺术价值。

穿越小说中商品观念的渗透更有意思,在一部分讲述现代女性穿越到古代为妃为奴甚至为妓的小说中,居然会让这些满脑子市场经济观念的现代女性在古代经起商来。如叶微铃《穿越庆历商路》里现代银行职员碧菲穿越时空来到宋朝,不仅开办了玻璃厂,还开办了第一家全国性银行,发行了第一代全国性纸币,原来,历史上记载的北宋第一次出现的名为交子的纸币竟是由她发行的。又如那那《何处金屋可藏娇》女主角陈娇穿越为西汉的陈阿娇,从长门宫逃出后,从事商业,她不仅将现代的复式记账法带到了西汉,还在这个记账法中引入了阿拉伯数字“0”,甚至引入了“股份、技术入股”等现代商业概念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再离奇的想象也脱离不了一定的现实基础,想象,与其说是对现实的背离,不如说是现实的重构,是网络写手们在小说中运用非凡的想象力重构了一种现实。

这三类小说有时也会彼此交错融合,玄幻不排除穿越主题,盗墓常常会有玄幻成分,有些文学或综合性网站读书频道在作品分类上会出现几类作品的名目彼此混杂的情况。特别是这三者又常常会与武侠小说融合,因为这三者小说类型中常会带有某些武侠的元素,如作品的主要人物身上会具有某种侠义精神,或与某些武侠人物原型重合。这些作品中人物身上表现出的侠义精神跟网络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发展大致同步,都超越了传统武侠中替天行道、重义轻生和港台新武侠时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观,而更多体现出突破传统、张扬个性的精神内涵,其“江湖图景”更多地体现为“后现代的现代追求”^[14],体现的是“后江湖景观与侠的当代性超越”^[15],这在本质上与写手与读者所热衷的网络的自由精神也是相契合的。因此,不管是想象的“江湖”世界还是臆造的异时空,不管描绘得如何光怪陆离、匪夷所思,就精神内核来说,所折射的仍旧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世界。

重构的现实与既有的现实之间的核心区别,表现为时空对比中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成为网络新类型小说中最具有文化意味又最具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以穿越为例,现代女性穿越时空和古人谈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吊诡的事情,按照传统伦常观念来看,更是不可思议。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恋爱故事中,从社会地位来看,往往都是男尊女卑,男主角不是帝王,就是皇室贵胄,至少也是富家公子。但随着恋情的发展,男女主人公的位置往往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男主角

逐渐放下自己高傲的身段,俯首于女主人公身畔,真正使他们折服的不是女主人公的美貌、贤淑等传统女性的美德,恰恰是这些女性身上的现代风范,或天真洒脱,或桀骜不驯,或冒失粗疏。她们连古代女子最起码的礼节都学不周全,更遑论三从四德了。这里所显示的文化冲突是双重的,既包含历时状态下女性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包含共时状态下爱情观念上的性别差异。这种文化冲突也可以表现为其他方面,如现代民主与封建专制的冲突、现代文明与原始蒙昧的冲突等。这些冲突既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推动力,也折射着现实的光芒。

四、想象的迷途:背对现实的写作

作为网络小说的新类型,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的创作,为中国文学想象力的全面复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传统方式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些创作实践也还存在一些认识的迷误。

首先,我们在肯定想象力高扬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这些网络写手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避现实。比如玄幻小说,尽管张颐武对它基本肯定,但也认为是“一种凭空而来的想像,一种‘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构”,没有“沉重感”,缺乏“对于中国的反思和追问”^[16]。尽管有时我们能在他们高蹈的想象中看到现实的影子,但那毕竟不是他们主动的姿态。他们选择的是背对现实,走向异域或过去。穿越小说大多写主人公穿越到古代之后,凭借自己现代知识的优越性,取得政治、经济、爱情等各个领域的成功,并享受成功之后的幸福生活。但即便拥有这些知识,她们在现代的生活却是困顿焦虑、捉襟见肘。在这样一个欲望膨胀而又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不由自主地为物质欲望所驱策,而当现实欲望无法实现,于是采取背对现实的方式,让自己所有的欲望在转换或臆造的时空中得到实现和满足。

其次,以女性为主体的穿越小说中常常流露出女性观念的迷乱。一方面,写手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颇有才华,穿越到异时空之后,运用现代知识与才干赢得全面胜利。无论是朝野的明争,还是后宫的暗斗,她们都能在施展才华的同时,保留率真豁达、敢爱敢恨的个性。在她们的自己身上表现出女性独立的现代追求,这种追求与现代的性别观念是合拍的。但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现代女性到了古代之后又无不陷入情感的漩涡,她们赢得胜利虽与她们个人的聪明才干有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旧是有权势的男子对她们的青

睐与追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的胜利仍旧是依靠征服男人的心而获得的。而且,这些作品中用大量的篇幅来渲染和铺叙后宫的争斗、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尽管从故事发展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能有效地吸引大众眼球,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人公身上应有的现代意识的光辉,甚至使主人公从一个独立新女性蜕变为依附性甚强的传统小女人,折损了作品的思想性。

最后,值得重视的是关于玄幻小说和盗墓小说“装神弄鬼”的争议。最早批评玄幻小说“装神弄鬼”的是陶东风,他以2005年度“新浪网”评选出的“最佳玄幻文学”前三名《诛仙》、《小兵传奇》和《坏蛋是怎么炼成的》为例,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已进入装神弄鬼的时代”,“装神弄鬼作为一种掩盖艺术才华之枯竭的雕虫小技,只有在想像力严重贫乏或受到严重控制的情况下才会大量出现”,进一步认为这里存在着“价值迷乱”,反映了犬儒主义思想在当下社会的盛行^[17]。陶东风所批评的“装神弄鬼”现象在此后的盗墓小说中愈演愈烈。为了营造作品的奇幻、恐怖情境,盗墓小说发展了玄幻小说中的灵异玄奇想象,又融合中国传统的鬼文化、风水文化元素,使作品增加了更多惊悚悬疑的色彩。如《鬼吹灯》中大量出现的鬼墓中的尸变、尸煞、尸洞等现象,这些无法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的奇异描述,无疑增添了作品诡异、恐怖的色彩,但显然有悖于科学精神,有堕入迷信的歧途之虞。

以上这些文化观念上的局限性,既是这些网络新类型小说饱受质疑乃至诟病之处,也是这些类型化小说亟待突破的瓶颈。

作为近年来网络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类型,玄幻、穿越和盗墓小说无疑是最能体现网络文学特色的小说类型,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想像力的无限升腾,这给新世纪文坛带来一种新鲜、神秘、奇特的质素,也给偏向于写实的传统方式的文学创作以巨大

的冲击。但这三类网络小说的想象方式与空间又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想象中所体现的文化观念上的矛盾与局限仍与现实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 [1] 叶永烈. 奇幻热、玄幻热与科幻文学[N]. 中华读书报, 2005-08-03.
- [2] 韩云波. 论90年代“后金庸”新武侠小说文体实验[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76-80.
- [3] 韩云波. 论2007年中国奇幻文学[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7(6):29-34.
- [4] 陈婷. “穿越小说”还能火多久[J]. 出版参考, 2009(2)下旬刊:15.
- [5] 张晓然. 追求“每个人都能成艺术家”的梦想——盘点走过十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新兴网络文学[N]. 新民晚报, 2009-05-18.
- [6] 张莉. 六朝志怪小说审美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8(1):33-37.
- [7] 袁武. 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盗墓者[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47-49.
- [8] 戴铮. 日玄幻大师20年构筑巨作“复活”大唐英雄[N]. 环球日报, 2006-06-05.
- [9] 韩云波. 文明架空时代的大幻想展示:以燕垒生奇幻武侠小说为例[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9(1):31-37.
- [10] 张春梅. 对中国文学想像力萎缩问题的反思[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94-98.
- [11] 杨晖. 想象: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学元素[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3):76-78.
- [12] 苏童, 王光东. 文学想像力的民间资源[J]. 作家, 2006(11):41-44.
- [13] 洪治纲. 想象的溃败与重铸[J]. 南方文坛, 2003(5):10-16.
- [14] 韩云波. 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4):150-156.
- [15] 郑保纯. 论大陆新武侠的当代性回应[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4):157-161.
- [16] 张颐武. 玄幻:想像不可承受之轻[N]. 中华读书报, 2006-06-21.
- [17] 陶东风. 玄幻文学:时代的犬儒主义[N]. 中华读书报, 2006-06-21.

责任编辑 韩云波

On the Three New Types of Network Novels

SU Xiao-f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amazing characteristic of unreliable imaginary, passes through and robs a grave novel is the space and time imagination, which are both based on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and the traditional mythology has thinking “prototype” of the Associa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writer’s desire to get rid of the real constraints. This stimulated new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re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imagination behind the potential for real mapp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al conflict and thought-provoking. But back to the reality is that these types of novels is urgently needed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Key words: network literature; type novel; spatial and temporal imagination;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